

## 晚晴小筑

□ 熊代厚

我再一次去乌镇,只为看木心先生,虽然他离开我们已有十年之余,但他常驻在我心里。

五年前,一个冬日的下午,第一次去乌镇,去寻觅大师的生命印痕。先去了茅盾故居,再往木心的故居,两位大师的家同在河的一边,相距只有几百米。

但木心故居的门是紧锁着的,里面在维修,看不见了,我悻悻而归。

今天,我终于再次站在他的门前,那个铜铭牌仍在,门是敞开的。

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踏进了那扇门,他的巨幅照片立在我的面前,眼角眉梢是那样的沉静安宁,睿智而温和。

1982年,先生开始定居国外,成就斐然。随着年岁渐长,他日益想念故乡,2006年,他回到乌镇老宅定居,从此再未离开过。2011年的年末,先生在这里走完了他的一生。

故居比较大,分成了几个展馆。

我循着他生命的轨迹,一一慢行。虽然,我在课堂上无数次地给学生讲过木心,讲他的人生,他的文学,他的绘画,他的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,可当我真正地站在留着他生活气息的屋里时,内心仍泛起许多的波澜,感慨他命运的多舛,感慨他对理想的执着和意志的坚强。

文学馆展出了他许多的手稿,整齐地铺开,字迹清俊,翩雅优美。这些手稿共有60多张。

我走过他的画室,仿佛先生还在那里弯着腰作画。他的画作被大英博物馆收藏,是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该馆收藏的。

穿过纪念馆,后面是他生活起居的地方,在一个小小的指示牌上,写着小字:晚晴小筑。

“晚晴小筑”这四个字,很契合先生的人生经历。“天意怜幽草,人间重晚晴。”他的前半生,怀才不遇,历经坎坷,是埋入土里的金子;后半生,他的光芒才渐渐被世人看到,确实是“晚晴”。

他在整个华人圈,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精英人物和传奇式大师。陈丹青说:“木心先生自身的气质、禀赋,落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类拔萃。”一批当代著名的画家、文学家,也深受他的艺术影响。

但这一份晚晴,来得并不容易。

1956年7月,有人诬告木心组建反动小集团,29岁的木心入狱了。自此,人生的厄运开始。

他被冠以各种罪名,历经数次关押,管制,一直到1978年结束,长达22年。

寂寞中,他手绘钢琴的黑白琴键,

无声地“弹奏”莫扎特与巴赫。

此间,他所有的心血之作被毁,但他并未动摇。他说,艺术是他的信仰,这信仰使他渡过劫难。

“我本该放手,可我从未停止痴缠。”他在苦难中明白灵魂深处隐藏的灵魂归宿,在艺术中获得生命的美感与满足感,在追求中实现生命的价值。

也许,在精神本原上,他与中国文化深处的天人感和纾解方式是一致的。在那样的岁月里,他才能淡定致远。

这种镇定和深邃,是需要大知大觉才能达到的境界。君子慎独,处逆平静,危难中不失风度,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。

我参观过许多名人故居,那些故居的氛围是差不多的,总有一些庄严肃穆的感觉,而在晚晴小筑,仍留着温暖的生活气息,仿佛先生就在里面写字作画,从未离开。

2011年12月21日,凌晨3时,乌镇还未醒来,集诗人、散文家、画家于一身的木心,因病在故乡与人间告别,84年的人生旅程画上了句号。

据传,他过世时,有记者问“木心先生在最后的时光有没有外出?”镇上的人说:“木心是谁?”

可见他生前是多么的低调。

其实,他今天的故居也很低调,没有门楼,只有很小的一块铭牌,如果你不注意的话,很容易就会错过。

我在他的晚晴小园里盘桓,夏日的暖风穿过木制的窗,吹动着园里的草木,也吹动着我的思绪。

我再次仰望先生黑白的肖像,他微笑着,沉静又温暖。

先生曾说:“岁月不饶人,我亦未曾饶过岁月。”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,他静静地燃烧着他的岁月,累积成今日的火炬,给人以光和热。

在他的葬礼上,有人大声诵读着他的诗句:“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。”

他这一生,从乌镇到上海,从上海到纽约,再从纽约重回故乡,84年,不曾结婚生子,孑然一身,将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艺术。

“万头攒动火树银花之处不必找我,如欲相见,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。”他如是说,也如是做。

我站在他的晚晴小筑中,站在这夏日的黄昏里,反复咀嚼体味着先生的这句话,眼里有些潮湿。

黑暗处不仅大雪纷飞,更有一颗高贵的灵魂,光芒照亮了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细小的地方。

## 唯梦想与青春不可辜负 ——电影《热烈》观后

□ 李迎春

对一部电影好坏的判断,我有一个最直接的衡量:在观看电影时,是否始终能跟随剧情起伏,是否能与剧中人物做到情感共振。电影《热烈》围绕着梦想与现实,热爱与挫折,青春与世故,赤诚与前途……用教科书般的精准操作,调动着观众的情绪起落。据此,《热烈》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。

《热烈》的剧本并不复杂——陈烁酷爱街舞,却因家境窘迫,只能打工,没空追梦。阴差阳错,陈烁认识了教练丁雷,成了著名街舞团“惊叹号”的替补。

我想说的是,《热烈》是一部青春励志片,但它是一部不落俗套的青春励志片。

在很多传统的励志作品中,创作者总是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:要记住别人对你的打压,因为杀不死你的会让你变得更强大;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嘲笑,因为能抗住嘲笑并继续向前的人,更容易实现梦想;要记住压力,因为压力就是动力;要记住苦难,因为苦难会变成财富……

可《热烈》却说,你要忘记。忘记打压,忘记嘲笑,忘记压力,忘记苦难。忘记梦想,忘记生活,忘记功成名就。忘记一切吧,热烈地沉浸在舞蹈之中,音乐之中,文字之中,电影之中。当你真正做到了“忘我”,你的灵魂就能和艺术融合,就能在极致的孤独下,体会到极致的快乐。

电影一开始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——第一场比赛,为了赢取全国大赛的名额,教练丁雷试图拉拢裁判,以保获胜;场上,由于彪彪的失误,主力凯文大骂队友,愤怒地要跟对手的主力battle,以保获胜;而另一边,陈烁在干什么呢?集市上鸭货店开业,他在鸭货店的门口接活跳舞;洗车房里给人洗完车,他用手机屏幕看别人跳舞;稍微有点空闲,他马上就跑到比赛现场,边看边模仿凯文的舞步;就连在末班地铁上,甚至半夜回家后,他都还在看舞,练舞,思考舞。即便被可爱的女孩子搭讪,他也依然无动于衷,满脑子都是街舞。

客观上来说,陈烁其实是个非常可怜的孩子。爸爸去世,舅舅自闭,妈妈担起养家的重担。陈烁年纪轻轻,就背负一身家庭债务,每天要打好几份工,基本没有私人生活。这样的人设,倘若放在一般电影里,多半会大肆渲染悲情色彩,以“卖惨”的廉价笔触,博取观众广泛的共鸣。然而,《热烈》的创作者,没那样做。那么,他们是怎么做的?你刚有点难过,陈烁就抖了个包袱,把你逗笑了;你刚有点泪中带笑,陈烁又炫了个劲舞,让你整个人都燃爆了。换句话说,《热烈》这部电影,就像陈烁一样,对街舞运动和励志主题非常专注。创作者不断用视听语言提醒你,我们的故事,确实有温情,有搞笑。但,我们绝不以卖惨为主题,也不把喜剧当成电影的主料。我们要做

的,是能让人热血沸腾的,纯粹的励志电影。其纯粹的程度,就像陈烁对街舞那纯粹的爱一样。

作为一部小众题材电影,《热烈》表达了一种不同的价值观,改变了很多人的价值观。

这部电影之前的我,对街舞是排斥甚至是不屑的。它于我是染着各种颜色头发,扎着脏辫的“坏孩子”们标榜自己特立独行的手段。而这一切,在看完电影后,统统被击碎、修正、重塑,舞者们让我重新认知了种类繁多、技巧多变的街舞文化,我也被无论对手多么强大也要拼尽全力、永不服输的街舞精神所吸引。

街舞这项运动,在大众的认知里是很难与文化二字挂钩的。然而,电影的创作者,却用一种独属于中国的手法,重新诠释了街舞的艺术性和街舞文化。第一次登台当众表演时,陈烁控制不住自己的紧张,他问教练丁雷:怎么办?丁雷告诉他:舞台就是舞者的地气,只要你跟它产生连接,你就能心无杂念,只要杂念没了,就什么都有了。于是,他蹲下来,摸了摸脚下的舞台。旋即,他彻底无视了周围的一切声音和一切画面,仿佛全世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。这,是他第一次感动观众,第一次把街舞跳出艺术性。后来,在终极对决的关键时刻,惊叹号落后于凯文的队伍。惊叹号决定破釜沉舟。然而,惊叹号正跳得兴奋,音响却突然没声了。此时此刻,所有人都停下了舞步,现场观众不知所措。唯独陈烁,没有被打断,没有受到丝毫影响,无缝完成了所有动作。这是什么?这就是《庄子·外篇·达生》中提出的,“忘我”之境界。因为纯粹的爱,所以陈烁达到了忘我之境界。因为达到了忘我之境界,所以陈烁把自己的街舞,拔升到了文化艺术的高度。

街舞有自己独特的精神。剧中丁雷有一句台词对初心的反思:习惯了用脑子跳舞,计算乃至算计舞蹈,向舞蹈要名要利,却忘记了最初跳舞的满腔热爱。如果说丁雷共鸣了我曾经炽热的初心,那么陈烁就代表了我拥有过的青春梦想:一直努力就会成功。电影最后一幕,陈烁完成了据丁雷所说,足以载入街舞史册的终极一舞。领奖台上,导演运用视听语言,把镜头切给了陈烁,并虚化了陈烁的背后。如此做,是为了让观众代入陈烁的视角,将我们置身于陈烁的精神世界中。然而,我们来到陈烁的精神世界,却没有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。我们听到的,是一段低吟的歌声,节奏温暖而祥和,意境悠远而放松。这是因为,在陈烁的内心深处,存在着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心灵之声。这个心灵之声,盖过了世俗一切的杂念和噪声,引导他完成了终极的艺术,使他在喧嚣的人群之中,获得了平静与幸福。

One and only,心有热爱,可抵岁月漫长;热烈的不是青春,是心怀梦想的我们!